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三十四回 集春山狐鬼鬥法 鳳儀閣師徒降魔

烏背時見龜孫已去，緩緩歸里，妻兒慶幸，自不必言。無如山王廟中，自背時捉神後，已停一月無婦女伴神。至今陰風時起，村人俱病，許以婦女伴之，則疾始愈。村人畏山之靈，伴神愈多，香火愈甚。

且言意馬洞自意淫伏誅，復有數十妖魔爭奪於此，後為一千年狐狸獨居其間。此狐法力甚高，群妖皆畏，閒暇無事，妖風駕動，四處游觀。游至集春山，見一廟宇香煙繚繞，婦女不絕往來。老狐不知何神鎮守是地，變一村叟雜入廟內，隱於西廊密室之中。室無多人，惟一及笄閨女設榻相待。二更後，樑上響亮，一偉漢憑空墜下，就榻淫之。老狐默會，知是銅頭厲鬼在此宣淫，心抱不平，暗暗近身，將彼扭著。鬼王下榻，與老狐掙持在室。室外聽得數十漢子力鬥之聲，女子家人忙忙壞門，持火入視，見榻上女子已駭半死，兩位紅眉大漢相扭榻前。

室門甫開，大漢撞出，霎時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廟宇搖搖，幾為倒塌，宇上之瓦，毀壞無存。幸東廂一樓伴神之家，急將女子扶轉東廊，同躲樓下。是夜狂風不息。待至天曉，村人來視，滿山花木盡皆摧折矣。村中父老，以為山王為上天誅戮，各辦牲醴，以謝其恩。

不知狐鬼日則停戰，夜則興兵，爭鬥連朝，不應若何。鬼王罵曰：「何方野怪，不思各霸一區，敢逞妖威，奪人血食。」老狐亦罵曰：「爾這淫鬼，士民建廟祀爾，享受香煙，已即千古奇逢，何使民間婦女為伴神之舉，以資淫蕩之樂乎？狐師爺心實不服，特來與爾試試妖法。如斗得過者，則居此廟；法力不及者，為婢為奴。」鬼王曰：「任爾掀天手段，鬼老子也要與爾鬥過盡頭。」老狐聞得此語，口吐紅珠一粒，直擊鬼王。鬼王見之，速吐陰霧，將珠盤旋空際，不上不下焉。老狐知已是一赤陽，彼是一陰，陽不勝陰，故紅珠弗墜，不能傷及此鬼。

用手一指，頃來數十狐孫狐子，齊吐陽氣，以助紅珠。紅珠騰空團團圓轉，鬼王逃北，珠向北行，奔東珠從東滾，於勢窮力竭之際，嘔口一乎，野鬼齊臨，各吐陰氣，珠仍不滾不墜，穩弔虛空。老狐知珠難傷鬼王，急收之入口。

鬼王吼曰：「老妖欲以紅珠傷人，可能擊得鬼老子否？」老狐曰：「爾且候之，狐師爺自有伏爾之法。」遂向懷內取出平素所煉連環金鈎掌，從空拋來，但見萬道赤霞，墜於鬼王頭上。

鬼王將頭一側，向南逃去。霞愈生燄，罩著鬼王，四方現出無數金鈎，將彼勾定。鬼王用力前奔，金鈎向後而拉。鬼王無可如何，嘔口呼之，野鬼復聚，思將金鈎取卻，以解鬼王之困，無如此鈎取去，彼鈎又來，鬼王是時已為鈎兒連環扣定矣。野鬼愈聚愈多，齊吐陰氣，一時金鈎散去，鬼王身脫，穩立於北陰角上。老狐見鬼勢敗，怒詈之曰：「小鬼頭知狐爺法力乎？如畏厲害，可將此廟送與狐爺居住。倘若半言不予，另使法力，斷必震散爾也。」鬼王曰：「鬼走子，讓爾先使法力，知爾必將生平所煉善能傷人者使之，爾已使下二寶，未曾傷及吾躬。此次待吾稍使一二，如逃得過，方算爾能。」老狐曰：「狐師爺在此，任將所煉寶器和盤托出，吾不畏之。」鬼王也不回言，舉口仰天，吐出千百小鬼，各執縛子在空，言曰：「吾等善力，能套此犬者，即稱神手。」言剛出，數十小鬼同聲答曰：「讓吾先擒此犬。」只見無數飛縛，直繞老狐之身。老狐東走西馳，四方小鬼手執縛子，四面圍之。老狐口吐紅珠，珠上生火，執縛小鬼畏火而逃。老狐笑曰：「爾有手法，快快使來。」鬼王暗在腰間取黑巾一幅，望空拋去，用口吹之，其中化為黑氣一團，向老狐蒙頭蓋下。老狐頭剛偏左，黑氣滿布，身已困於其中。

俄而陰風怒號，哭泣之聲慘難入耳。老狐極目四望，概屬噴血死屍，稍舉動時，死屍披髮相隨，不離不即。老狐暗思曰：「此小鬼所布陰魂陣也，惜吾火光鏡未帶身旁，如何破之。」思猶未已，噴血死屍盡皆怒面森森，蜂擁而至，臭氣入鼻，令人悶絕不堪。老狐將珠急含口內，死屍似畏不畏，不過稍退數武焉。

老狐手向東招，狐子狐孫近前，問曰：「命吾來茲，有何調用？」老狐曰：「小鬼頭陣布陰魂，非火光鏡不能照散，惜此寶物尚在洞中，爾可速歸，與吾取至。」狐孫狐子領得是命，各化黑風而出。銅頭鬼王見狐困陣，復拋紅巾一幅，化為女鬼，披髮吐舌，齊向老狐撲之。老狐正難撐持，狐子狐孫已抱鏡至矣。

老狐捧鏡在手，光生如火，照徹四面，鬼陣渺然。老狐曰：「小鬼頭所布之陣安在？」鬼王曰：「今日罷戰，再約明宵。」老狐曰：「如此，讓爾靈魂多存一晷。」鬼王於是仍退入廟，暗想：「老狐法力甚高，吾前所統之三千六百野鬼，不知逃向何方。斯時爪牙雖多，然盡屬庸庸碌碌，毫無法力，何能勝之。吾與老狐約戰明宵，如彼獲勝，村中婦女眼見犬子消受矣，安服吾心。吾且乘著陰風，四方訪尋，倘得厲鬼助吾，庶不至為彼所敗。」尋之已久，野鬼固不乏人，要皆饕餮水飯於村間，不能助力於陣內者。剛遲陰風向西而行，見南角上一縷黑氣，如鼎騰沸，由地而升。鬼王不識為何，驅風向南，不久已到。仔細審視，氣由塚出，其塚非他，乃古昔時劫運過後所築之京觀也。京觀門首立一小鬼，見鬼王而詢曰：「爾為誰，來此何事？」鬼王曰：「吾係銅頭鬼王，有務在身，特游此地。」小鬼聞「鬼王」二字，報入觀中。

一時惡鬼數十，接連出觀，羅拜於鬼王之前，曰：「不知鬼王駕至，小鬼頭有失遠迎，望其寬恕。」鬼王曰：「皆緣事急，寄信未能，突如其來，有驚爾等。」群鬼曰：「鬼王何事其急如斯？」鬼王曰：「吾與老狐爭奪集春山山王廟宇，老狐法力高妙，兼之狐子狐孫甚眾，吾不能擒，特來約爾京觀鬼魂，助吾今宵一臂之力。若能勝得老犬，許爾等輪流來廟，同享祭祀焉。」眾鬼曰：「如鬼王調用，敢不效勞。」狐有狐群，狗有狗黨。鬼王曰：「爾輩既願助吾一陣，可隨吾來。」群鬼應聲同行，集於山王廟內。老狐率領狐孫狐子，亦臨廟外喊聲連天。鬼王謂眾鬼曰：「待吾先出，與彼力戰，能勝則已，不能勝時，吾口角呼之，爾等齊集，四方圍繞，協力共擒。」囑咐後手執銅錘，飛奔出廟。老狐持定鐵鏟而相角力，愈戰愈雄。一逞陰風，一噓妖氣，山木摧折，民居壞損者不計其數焉。酣戰已久，鬼王隙向老狐一槌擊下，老狐眯眼，閃過一旁。鬼王勢虛，迎面而來，老狐隨手還以一鏟，鬼王法甚，倒退數百步。知其勝彼不能，口角一呼，京觀群鬼哄然出廟，將老狐圍在山腰。老狐急脫身，口吐紅珠，衝出重圍，回洞而去。群鬼隨後追逐，誰知老狐疾速，不知所往，仍退歸山王廟中。

老狐力疲氣餒，化一道長，坐於像星山半歇息片時。恰遇紫霞真人化為採藥童子，手攜畚具，肩負竹筐，見老狐而問之曰：「老道兄何來？」狐曰：「與銅頭鬼王力戰，被他搬及京觀眾鬼，勢甚兇猛，吾戰不過，因逃至斯。」童子曰：「爾與鬼王戰幾日矣？」老狐曰：「已戰三日。」童子曰：「京觀眾鬼有何法力，道兄竟敗下風？」老狐曰：「京觀內盡屬墮劫鬼魂，在生皆懷毒噬心腸，才遭此難。沒後以毒腸而盡作鬼，吾故難以敵之。」童子曰：「爾休與彼鬥，不久自有伏之之人。」老狐曰：「吾今歸洞煉吾大道，不與鬼頭爭矣。」言畢竟去。

紫霞思曰：「銅頭鬼王逃出陰禁，不守鬼戒，膽敢設局行淫，吾將暗使三緘前去收之，以除民害，然欲收彼，必要雲衣子之電光珠。昨命正心子前去請賜，未見言旋，吾且回洞候之。」無何正心於歸，稟之紫霞曰：「雲衣真人言寶器不一，吾自急時而賜，不必爾師過憂。」紫霞曰：「三緘而今在何地耶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弟子雲頭遙視，三緘師徒將近合雲嶺矣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此，再候信音。」三緘白出飛鳳閣，游到含雲嶺上含雲閣內，暫息征鞭。一夜二更，私語狐疑兄弟曰：「師於明晨命爾二人同入海島，照吾單內藥料，採齊急歸。吾見是方晦氣頻凝，定有大疫，吾將藥料辦就，以救此嶺村人。師之功亦爾兄弟之德也。」狐疑弟兄領命安寢。天光發曉，拜別而行。五日歸來，師徒三人煉藥成丸，每劑三粒，用紙包定，堆於閣之密室，以待狐孩施之。

三緘仍入市廛，結緣而去。到晚歸閣，向狐疑兄弟言曰：「無怪是嶺以外數十餘里晦氣盤空，師入市廛，見貿易者盡懷奸詐，淫蕩之婦亦甚多多，而且為父不慈，為子不孝，為兄不友，為弟不恭，能弗見怒上天，大疫為之將下耶？」狐疑曰：「既為上天所怒疫之，即以誅之也，烏能救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凡求吾藥，必先訓改惡行，然後予之。上天極愛改過，大疫自不施也。加以吾藥

之靈，救得女男，即是造先路徑。」狐疑兄弟曰：「吾師識見甚高，弟子所不及。」

三緘在閣僅住十日之多，果然疫染全村，死亡無數，凡醫束手遂命。二狐化為童兒，負藥入市，排在案上，大誇海口此症能醫，求藥人來，不取分文，惟告改過。村人欲顧性命，計從言聽，藥到症愈，人人皆以為仙。於是染疫之家，迎請視疾者絡繹不絕，即是村豪華巨族，亦爭迎迓，旁觀不識，無不誇其得時。

師徒為救是村，盤桓月餘，疫已消散，三緘欲造外功，忙忙促促，離了含雲閣，復向前行，日與二狐講究道旨。凡遇市鎮，就地結緣，所游之區已不一處。

一日，來到鳳儀村。是村風俗，酷好男孩，不樂女嬰。如前有一女，再生四五，盡棄諸水，以為遺盜。習久成俗，沿村效尤，所斃女孫極多。奈無人挽回，女魂相結為魔，吞食男孩，一眾村人無法處此。凡家生男孩者，日夜抱之手內，稍置榻間，則呱呱一聲，為魔所食矣。久之，小孩食盡，即十一二齡童子，皆被魔吞。是村之中，悲無後嗣者不知凡幾。三緘來此，住於大閣。本閣老道偶言及斯，三緘曰：「此魔不除，此村終必子無遺類。但魔之出沒，能令人見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日夕則出，三五成群，猙獰可畏，達年愈集愈伙。日多欲墜而村門閉矣，門內鳴鐘擊鼓以畏之，不然則破戶而入佔據食孩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待吾今夕出閣一觀。」老道曰：「疫起出閣視魔，須持鐘在手。魔如捕爾，鳴鐘以駭，彼乃畏而之他。」三緘曰：「以吾出閣，不必用此，彼自不敢捕之。」老道曰：「總宜小心，免受驚恐。」三緘笑曰：「毋煩老道友叮嚀，吾自有降魔之法。」老道亦不復語。

未幾而寺鐘響亮，山鳥歸林。三緘獨出閣來，立於高埠，極目遙望，村外無人，寂寂悄悄，燈火俱靜。三緘四面詳視，未見魔來何處，暗思此必村人相猜相疑，起是風波，未足以為信也。剛欲轉身歸閣，忽聞山腳下大叫一聲，野谷皆應。頃刻又聽山左一聲大叫，更甚於前。三緘訝曰：「魔雖未睹，聲甚驚人。然必得睹形像若何，吾心方信，否則恐是地盜兒假此魔聲，以駭聽聞，乘勢竊取人物者。」突見山下立二巨人，約有一丈之高，目似燈炬，首如巴斗，遍體鱗甲齒齒，足大於箕，一步一昂頭，其行甚速。行至山半，大聲一呼，山谷之中聲聲相應，參差不齊。約略計之，不下數十。應聲剛駐，呼聲又起，連三四呼，群魔陸續而來。體雖稍遜於巨人，而形像則一，片時之際，皆集於山腰，彼此欣然相撲為戲，輸者倒地呼號，聲聞數里。候至山生野霧，前巨人大震呼聲，各分方隅散去。自茲已後，村中犬吠不絕，鐘鳴鼓響，入耳如麻。三緘將魔行藏一一覷定，歸閣細忖，知是冤氣凝結而成。如不解除，是村何以安耶？

晨起齋後，語老道曰：「是方之魔乃冤所結，爾將村人傳集，如其願解，吾能解之。」老道亦畏魔擾，沿村傳說，村人甚喜，群皆赴閣，叩求三緘驅除此魔，以安鄉里。三緘曰：「待吾今夜考詢諸魔，問是所結何冤，如何能解。凡爾畏魔擾害者，准於朋晨同集閣中，聽其音信。」村人拜謝歸家，各送齋筵，供奉師徒三人，侍之以為降魔保陣。